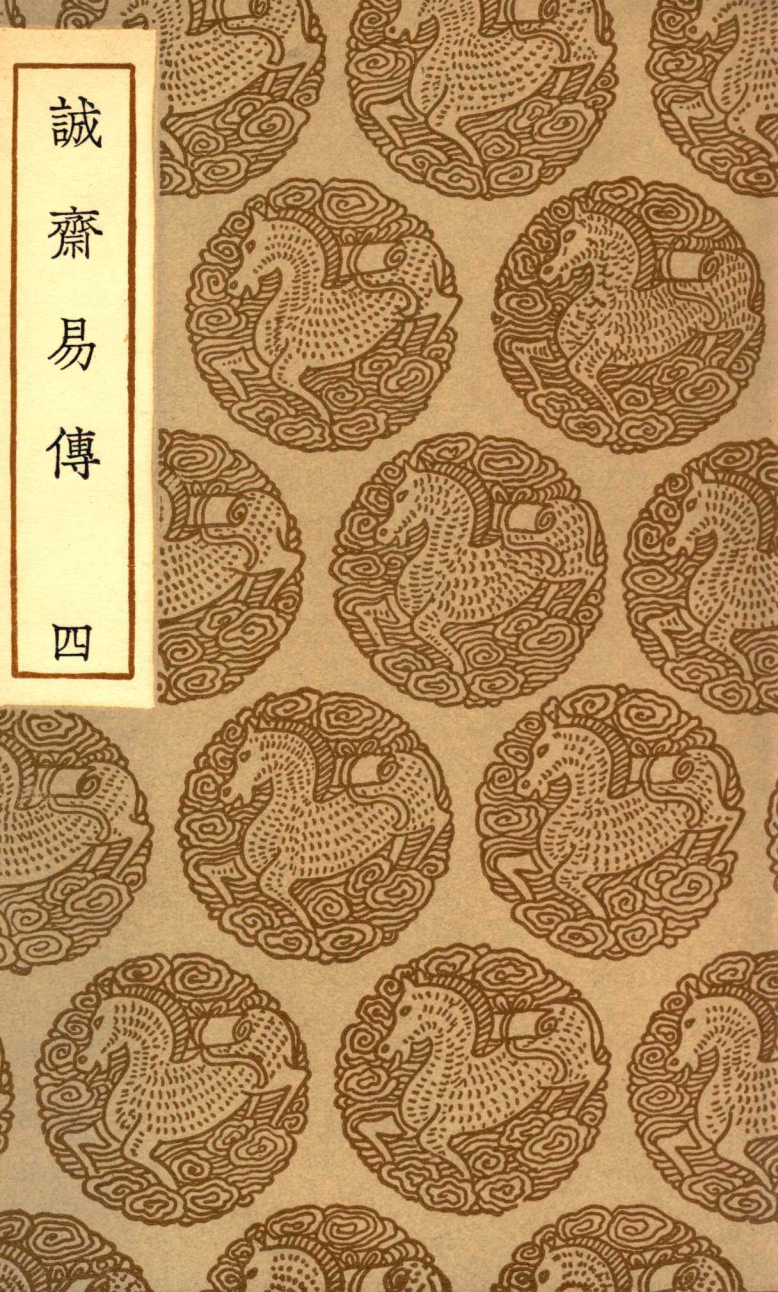


誠齋易傳
四





傳 易 齋 誠

(四)

撰 里 萬 楊

編主五雲王
編初成集書叢

傳 易 齋 誠
冊 四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

撰 者 楊 萬 里

發 行 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河南路

發 行 所 商 務 印 書 館
上海及各埠

嚴

誠齋先生易傳卷十七

繫辭

天尊地卑。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陳。貴賤位矣。動靜有常。剛柔斷矣。方以類聚。物以羣分。吉凶生矣。在天成象。在地成形。變化見矣。是故剛柔相摩。八卦相盪。鼓之以雷霆。潤之以風雨。日月運行。一寒一暑。乾道成男。坤道成女。乾知大始。坤作成物。乾以易知。坤以簡能。易則易知。簡則易從。易知則有親。易從則有功。有親則可久。有功則可大。可久則賢人之德。可大則賢人之業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。天下之理得。而成位乎其中矣。

此章言作易之本始也。蓋易有二。有未畫之易。有既畫之易。未畫者。易之理。既畫者。易之書。曰天尊地卑。曰卑高以陳。曰動靜有常。曰方以類聚。物以羣分。曰在天成象。在地成形。此未畫之易也。易之理也。有聖人作。仰觀俯察。於是制此之畫。寫彼之理。羅彼之理。歸此之畫。而易之書生焉。是故因彼之天地。定吾二卦爲乾坤。因天地之卑高。列吾六位之貴賤。因天地之動靜。判吾九六之剛柔。因天地之間萬物之聚散。生吾八卦之吉凶。因天地之示形象。見吾六十四卦之變化。畫卦之推輪。作易之濫觴。於是乎書。此既畫之易也。易之書也。天尊地卑。乾坤定矣。何謂也。曰易之未作。乾坤在天地。易之既作。天地

在乾坤卑高以陳。貴賤位矣。何謂也。曰。地之位卑。臣道也。子道也。婦道也。地既隕然。示人以卑。則二者臣位也。安得不自卑而位於賤。天之位高。君道也。父道也。夫道也。天既隆然。示人以高。則五者君位也。安得不惟尊而位於貴。夫惟上貴下賤。既位焉而不可踰。如天高地下一定焉而不可易。於是君臣父子之大分始立。由上古以迄於今。萬世共由其道。而莫之能改也。故乾坤者。禮之祖而易之門也。入室始於門。入易始於乾坤。人本乎祖。道本乎禮。老子曰。失道德仁義而後禮者。知之乎。曰。動靜有常。剛柔斷矣。何謂也。曰。天地之道。陽動而剛。陰靜而柔。九陽也。動也。故斷然知其得天地之剛。六陰也。靜也。故斷然知其得天地之柔。天地本靜也。靜極生動。動極生靜。一動一靜。至誠无息。茲謂有常。方以類聚。物以羣分。吉凶生矣。何謂也。曰。南方之人。喜聞楚語。北方之人。喜聞燕語。方以類聚也。鵠之巢无烏之子。馬之廐无狐之穴。物以羣分也。善惡之分。聚亦然。聚散異嚮。好惡相攻。由是吉凶生焉。故泰之道。君子聚而吉。散而凶。否之道。小人聚而凶。散而吉。自八至六十四皆然也。在天成象。在地成形。變化見矣。何謂也。曰。有物可見。无物可執。之謂象。有物可見。有物可執。之謂形。日月在天。象也。山澤在地。形也。天垂日月之象。故易之坎離。可見天之變化。地出山澤之形。故易之艮兌。可見地之變化。變化者。天地之至神也。孰得而見之者。形象著而變化不可隱矣。大哉易乎。大哉作易之聖人乎。天地且不得隱。而況於人物萬事之變乎。是故剛柔相摩。八卦相盪。鼓之以雷霆。潤之以風雨。日月運行。一寒一暑。乾道成男。坤道成女。何謂也。曰。此言天地幹流而成萬化之神。乾坤錯綜而生六子之妙也。以乾之剛而錯摩坤。

之柔。以坤之柔而錯摩乾之剛。一剛一柔相推相盪。鼓之以雷霆而爲震。莫之鼓而鼓也。潤之以風雨而爲巽。坎莫之潤而潤也。日月運行夫寒暑而爲坎離。莫之運而運也。然得我之剛者爲長男。爲中男。爲少男。得我之柔者爲長女。爲中女。爲少女。成男成女。莫之成而成也。三才之天地人。易之乾坤。其神矣乎。其妙矣乎。乾知大始。坤作成物。乾以易知。坤以簡能。何謂也。曰。此贊乾坤之功。雖至溥而无際。乾坤之德。實至要而不繁也。始萬物者。乾之所知也。知其始。莫知其成。成萬物者。坤之所爲也。爲其成。莫爲其始。此其功之溥而无際也。然乾道不在多言。一言而盡之。曰。易。坤道不在多言。一言而盡之。曰。簡。乾因物之自然。故易。坤因乾之自然。故簡。易則有不知之知。簡則有不能之能。此乾坤之德至要而不繁也。易則易知。簡則易從。易知則有親。易從則有功。有親則可久。有功則可大。可久則賢人之德。可大則賢人之業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。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。何謂也。曰。此贊聖人之德。始乎法天地。終乎參天地也。聖人法乾德之易。故天下皆可以易知。聖人法坤德之簡。故天下皆可以易從。易知則有親。樂其中之无險也。若德宗之猜忌。人亦猜之。何親之有。易從則有功。信其成而爭先也。若苻堅之妄動。人皆危之。何功之有。有親則天下附之。而不可解。故可久。有功則天下成之。而不知倦。故可大。聖人之德業於是爲至。而乾坤易簡之理。吾自得之矣。乾坤易簡之理得。而聖人成位乎乾坤之兩間。而與天地參矣。夫聖賢以易簡成。而昧者以智巧敗。易簡之理无它。因天地萬物自然之理而順之耳。因尊卑以定乾坤。於是天地之理不在天地而在易。因乾坤而得易簡。於是天地之理不在易而在

聖人大哉易乎。大哉體易之聖人乎。然不曰聖人之德業。而曰賢人。此之所謂賢。如記所謂某賢於某之賢。如孟子所謂賢於堯舜之賢。如史所謂三王臣主俱賢之賢。非賢者過之之賢。

聖人設卦。觀象繫辭焉。而明吉凶。剛柔相推而生變化。是故吉凶者。失得之象也。悔吝者。憂虞之象也。變化者。進退之象也。剛柔者。晝夜之象也。六爻之動。三極之道也。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。易之序也。所樂而玩者。爻之辭也。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。而玩其辭。動則觀其變。而玩其占。是以自天祐之。吉无不利。

此章言君子學易者。必先會易之象辭。以爲用易之功效也。象者何象也。六爻之象也。辭者何辭也。爻辭與象辭也。昔者聖人之設卦也。有卦而後有象。有象而後有辭。畫有奇耦者。象也。曰潛龍勿用者。爻辭也。曰陽在下也者。象辭也。象泯則卦隱。辭廢則象晦。卦以象立。象以辭明。故曰。聖人設卦。觀象繫辭焉。而明吉凶。謂觀其有是象。而吉凶之理已具。繫之以是辭。而吉凶之象始明也。何也。畫之奇者。九也。陽也。剛也。畫之耦者。六也。陰也。柔也。純陽无吉凶。純陰无吉凶。或以陽雜之陰。或以陰雜之陽。順則合。逆則戰。逆順相推。合戰萬變。而吉凶生焉。陽非位无吉凶。陰非位無吉凶。或以陽居陽。或以陽居陰。或以陰居陰。或以陰居陽。當位則安。不當位則危。當否相推。安危數化。而吉凶生焉。故旣曰明吉凶。又曰剛柔相推而生變化。蓋謂某卦之吉凶。生於某畫之變化。某畫之變化。生於陰陽之推移。何謂象。物有事有理。故有象。事也。理也。猶之形也。象也。猶之影也。不知其形。視其影。不知其事。與理。視其象。是故欲知事之得失也。如何。卦爻象之以吉凶。事之憂虞也。又如何。卦爻象之以悔吝。蓋吉凶者。失得之影也。

悔吝者。憂虞之影也。欲知理之進退消長也。如何。卦爻象之以變化。理之晝夜往來也。又如何。卦爻象之以剛柔。蓋變化者。進退之影也。剛柔者。晝夜之影也。有失得。則吉凶隨。有憂虞。則悔吝隨。此事之形影也。可得而象者也。陰陽之進退。至神而无跡。曷爲象之以變化。晝夜之往來。循環而无端。曷爲象之以剛柔乎。獨不觀之剝復。夫姤乎。夫以五陽決一陰。陽進極矣。進極必退。於是一變爲姤。而陽退焉。剝以五陰剝一陽。陽退窮矣。退窮必進。於是一變爲復。而陽進焉。吾之變化一出。而彼之進退无跡者有跡矣。又不觀之坎離乎。月往則日來。日昱乎晝。則卦爲離。人見其烜乎外。而不知一陰之精已娠於其中。蓋至剛之中。涵至柔也。日往則月來。月昱乎夜。其卦爲坎。人見其清乎外。而不知一陽之精已娠乎其中。蓋至柔之中。涵至剛也。吾之剛柔一陳。而彼之晝夜无端者有端矣。進退无跡而有跡。晝夜无端而有端。曷爲不可得而象乎。是故六爻之象一動。而天地人之道畢陳於易矣。故曰。六爻之動。三極之道也。君子學易者。因辭求象。象不能外乎辭。因象求道。道不能外乎象。然學易必有序。有致知之學。有力行之學。其先後之序。不可紊也。故曰。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。易之序也。由其序。則自得之。而居之安矣。居則宅乎易而无外。安則悅諸心而非強。何謂致知。居而靜。則觀易之象。玩爻之辭。以自樂。玩其辭者。愈味之而愈無窮。樂而玩其辭。愈樂之而愈有得。此致知之學也。何謂力行。出而動。則觀象之變。玩爻之占。而後動。如乾之初九。居下卦之下。其象以潛爲主也。至九二。則變而見矣。故其占曰。德施普也。宜見而潛。則爲楊。如坤之六三。居下卦之上。其象以發爲主也。至六四。則變而默矣。故其占曰。謹不害。

也。宜默而發。則爲墨。吾不自動。動必以時。吾不自爲時。時必以易。此力行之學也。其知以易。其行以易。有所不動。動罔不吉矣。非吾動也。以易動也。非易動也。以天動也。故曰。所樂而玩者。爻之辭也。是故君子居則觀其象。而玩其辭。動則觀其變。而玩其占。是以自天祐之。吉无不利。前言君子所居而安。如居仁由義之居。後言君子居則觀其變。如出入起居之居。三極者。三才也。極。中也。至也。

象者。言乎象者也。爻者。言乎變者也。吉凶者。言乎其失得也。悔吝者。言乎其小疵也。无咎者。善補過也。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。齊小大者存乎卦。辯吉凶者存乎辭。憂悔吝者存乎介。震无咎者存乎悔。是故卦有小大。辭有險易。辭也者。各指其所之。

此章言易有卦有爻。是故有卦辭。有象辭。有爻辭。有象辭也。若元亨利貞者。卦辭也。若大哉乾元者。象辭也。若天行健者。大象之辭也。若潛龍勿用者。爻辭也。若陽在下也者。小象之辭也。卦辭所以釋一卦之義。象辭所以釋卦辭之義。大象之辭所以總釋卦象之義。爻辭所以釋一爻之義。小象之辭所以釋爻辭之義。象者言乎象。何謂也。乾之象辭曰。時乘六龍。以御天也。夫卦辭止言元亨利貞而已。未嘗言龍也。今象辭以龍而象君。故曰象者言乎象者也。爻者言乎變。何謂也。巽以一陰而變乾。震以一陽而變坤。此以一爻而變一卦。乾初九之潛。至九二則變而爲見。此以一位而變一爻。它可類推也。故曰爻者言乎變者也。吉凶者。言乎其失得也。悔吝者。言乎其小疵也。无咎者。善補過也。何謂也。易之道不遠人也。自人而天。自身而人。不外乎言動之善否而已。言動之間盡善之謂得。盡不善之謂失。小不善之

謂疵。不明乎善而誤入乎不善之謂過。盡善則无禍。吉孰禦焉。盡不善則自禍。凶孰遑焉。故曰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。卦、象之辭。言吉凶者。皆此類也。覺其小不善。非不欲改而已。无及於是乎。有悔。不覺其小不善。猶及於改而不能改。或不肯改。於是乎有吝。與其吝也。寧悔。蓋悔者。遷善之權輿也。吝者。長惡之膏肓也。然聖人猶許其改也。謂之小疵。恕之之辭也。故曰悔吝者。言乎其小疵也。卦、象、爻、象之辭。言悔吝者。皆此類也。吾身之過。猶吾衣之破也。衣有破。補之斯全。身有過。補之斯還。還者何。復之於善也。補不善以復之於善。何咎之有。故曰无咎善補過也。卦、象、爻、象之辭。言无咎者。皆聖人善其補過之辭也。言吉凶。不若悔吝之輕。言悔吝。不若无咎之平。言无咎。不若言吉之福。此應之者有輕重之辨也。言失。不若言疵之淺。言疵。不若言過之微。言補。不若言得之善。此感之者有淺深之殊也。失者。疵過之積也。凶者。悔吝之積也。得者。補過之積也。吉者。无咎之積也。今也盡善至於得而吉。盡不善至於失而凶。此豈一念之致。一日之積哉。此君子所以謹其獨也。謹其獨者。非它。察天理之本善者而存之。察人欲之不善者而去之而已。列貴賤者存乎位。言六爻之位。上者貴。下者賤也。此又申言上文所謂爻者言乎變也。齊小大者存乎卦。言陰陽之爻。陽者大。陰者小也。此又申言上文所謂象者言乎象也。辯吉凶者存乎辭。即卦、象、爻、象之辭。某卦吉凶。某爻吉凶也。此又申言上文所謂吉凶者言乎失得也。憂悔吝者存乎介。即卦、象、爻、象之辭。某卦悔吝。某爻悔吝也。言憂之在於察乎纖介之幾微也。此又申言上文所謂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。震无咎者存乎悔。即卦、象、爻、象之辭。某卦无咎。某爻无咎也。言震懼

悔媿則无咎也。此又申言上文所謂无咎者善補過也。一言之不足必再言之。聖人之誨人使之避不善以趨乎善。避凶以嚮乎吉也。詳矣。猶恐其未諭也。又終之曰。是故卦有小大。辭有險易。辭也者各指其所之。讀謙復之辭者。如行夷塗。如逢陽春。如對堯舜周孔。何其氣象之和樂也。其辭夷易而指人以其所之得且吉也。讀遯剝之辭者。如涉風濤。如履雪霜。如對桀紂盜跖。何其氣象之懷栗也。其辭艱險而指人以所之之失且凶也。嗚呼。易其至矣。

易與天地準。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。仰以觀於天文。俯以察於地理。是故知幽明之故。原始反終。故知死生之說。精氣爲物。游魂爲變。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與天地相似。故不違。知周乎萬物。而道濟天下。故不過。旁行而不流。樂天知命。故不憂。安土敦乎仁。故能愛。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。曲成萬物而不遺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。故神无方而易无體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繼之者善也。成之者性也。仁者見之謂之仁。知者見之謂之知。百姓日用而不知。故君子之道鮮矣。

此章言聖人作易之道。本乎天地。而天地之道。本乎陰陽。聖人用易之道。顯乎天地人物之間。而藏乎一性之內也。易與天地準。故能彌綸天地之道。何謂也。曰。易之未作也。法天地之道。以爲易之道。故曰準。準之言。法也。如太元準易之準也。易之既作也。還以易之道而理天地之道。故曰綸。綸之言。經理也。如君子以經綸之綸也。彌之言。滿也。經理之而該徧也。惟其準則乎天地。故能徧經乎天地。非以易而理天地也。以天地理天地也。仰以觀於天文。俯以察於地理。是故知幽明之故。何謂也。曰。此聖人觀天

地陰陽顯晦之理。而得天地幽明之事也。原始反終。故知死生之說。何謂也。曰。此聖人觀天地陰陽消息之理。而得人物生死之解也。精氣爲物。游魂爲變。是故知鬼神之情狀。何謂也。曰。此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理。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。何也。天文顯矣。所以運是文者。則不可知。地理顯矣。所以具是理者。則不可測。謂其幽也。文可觀。理可察也。謂其明也。孰運乎。是孰具乎。是也。然則聖人何以知幽明之故也。以陰陽之顯晦而知之也。陽靜而晦。則明者幽。陰動而顯。則幽者明。故曰。聖人觀天地陰陽顯晦之理。而得天地幽明之事也。生好物也。孰知其所以生。死惡物也。孰知其所以死。然則聖人何以知死生之說也。以陰陽之消息而知之也。氣始而息。息者。生之徒。氣終而消。消者。死之徒。物有有始而不反其終者乎。原其初。知其反。不足怪也。春必反秋。晝必反夜。旅必反家。生必反死。死者。物之復也。故曰。聖人觀天地陰陽消息之理。而得人物生死之解也。至於鬼神也者。無聲無臭。何爲而有狀。狀且無也。何爲而有情。聖人又何以知其情狀也。以陰陽之聚散而知之也。陰陽至精之氣。聚而有形。之謂物。散而無形。之謂魂。傳曰。心之精爽。是謂魂魄。記曰。魂氣歸於天。物者。具是形者也。魂者。使是形者也。魂止則物存。魂游則物亡。游者。止之變也。亡者。存之變也。觀其聚散。則鬼神之情狀可知矣。然則鬼神之狀何如也。記曰。鬼神之爲德。其盛矣乎。視之而不見。聽之而不聞。體物而不可遺。洋洋乎。如在其上。如在其左右。孔子曰。祭神如神在。此其狀也。鬼神之情何如也。易曰。與鬼神合其吉凶。又曰。鬼神害盈而福謙。此其情也。故曰。聖人觀天地陰陽聚散之理。而得鬼神造化之用也。夫惟聖人觀於天文。察於地理。原

始而反其終。見物而知其變。知其如是而爲幽明之故。如是而爲死生之說。如是而爲鬼神之情狀。舉是道而書之於易。則易之道卽天地之道也。故曰。聖人作易之道。本乎天地。夫惟聖人作易之道。卽天地之道。則易與天地相似。而不違乎天地矣。由是舉而措之天地之間。孰能出乎易之外哉。是故萬物衆矣。易之知可以周而徧之也。天下廣矣。易之道可以濟而利之也。用易於一身。可以樂天知命而不憂。用易於衆民。可以安土敦仁而能愛。用易於天地。可以範模運量天地之化。用易於萬物。可以致曲成就萬物之生。用易於幽明。可以通達陰陽晝夜之運。皆不得遁吾易之道矣。然知足以周萬物。過之則爲鑿。道足以濟天下。過之則爲兼愛。惟易之道則不過。旁達博及之道。流焉則爲失其本。惟易之道則不流。明天理者樂於內。知天命者輕其外。內樂而外輕。此顏子所以樂而不憂者。用易於一身之功也。民情安土。我則因其安而无拂。民情欲生。我則厚其生而不薄。安民而厚生。此孔子所以答問仁以愛人者。用易於衆民之旨也。妙莫妙乎天地之化。聖人能範之模之。而運其化。大莫大乎天地之化。聖人能圍之量之。而測其化。然範圍而過焉。必入於元虛。惟聖人則不過。何也。用易而已。至不一者。萬物之生。至不齊者。萬物之情。將欲成物。未必致曲。不能致曲。安能不遺。惟聖人則不遺。何也。用易而已。至於天地之運。日往月來。而爲夜。月往日來。而爲晝。孰能測其所以然哉。聖人乃能通而知之者。蓋往者。屈也。來者。信也。晝夜者。一日之屈信也。寒暑者。一歲之屈信也。死生者。一世之屈信也。古今者。萬世之屈信也。聖人何以通而知之。用易而已。夫衆而萬物。廣而天下。近而一身。遠而衆民。大而天地。運而晝

夜。惟易之爲用。隨用而爲應。此易之神所以无方。而易之用所以无體也。无方則不可指。无體則不可執。故曰。聖人用易之道。顯乎天地人物之間。然易之道何道也。天地而已矣。天地之道何道也。一陰一陽而已矣。陰陽未分。謂之太極。太極既分。謂之陰陽。其爲天地之道一也。舍陰陽以求太極者。无太極。舍太極以求天地者。无天地。天地可一息而无陰陽乎。陰陽可一息而不動靜乎。故曰。天地之道。本乎陰陽。夫陰陽之爲道。安在哉。在乎生物而已。生物者。善也。所以生物者。道也。故繼道謂之善。然善在天。下有其善者。在人之性。故道者。善之父。性者。道之宅。然有之而能成之者。聖人也。自非聖人。有有之而得其一二者。仁者見之謂之仁。知者見之謂之知。是也。有有之而不自覺者。百姓日用而不知。是也。此君子之道。所以知之者。鮮也。故曰。用易之道。藏乎一性之內。然則孟子言性善。有自來矣。荀之惡。楊之混。奚白哉。噫。大哉易乎。至哉易乎。

顯諸仁。藏諸用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。盛德大業至矣哉。富有之謂大業。日新之謂盛德。生生之謂易。成象之謂乾。效法之謂坤。極數知來之謂占。通變之謂事。陰陽不測之謂神。

此章重贊天地陰陽德業之妙。聖人作易德業之由也。發育萬物之謂仁。造化无迹之謂用。仁可見也。故顯用不可見也。故藏。此天地陰陽之德業也。民可使由之。之謂仁。不可使知之。之謂用。由之。故顯。不可知。故藏。此聖人作易之德業也。然聖人之與天地。有可同者。有不可同者。顯仁藏用之德業也。不可同者。天地无心。聖人有心也。有心。故憂一物之不蒙其仁。无心。故聽萬物之自生自遂。聖人仁萬

物而獨任其憂。天地鼓動萬物而不與聖人同其憂。聖人有憂而天地無憂矣。大全引此句作蓋聖人有心則有憂天地無心

則無憂矣。何天地之無憂也。有聖人以當其憂也。至於德業之盛大。則天地聖人一而已矣。其業之富有。則

溥博而無外。何其大也。其德之日新。則悠久而方增。何其盛也。萬物盈天地。不曰天地之富有乎。萬物

備於我。不曰聖人之富有乎。已往者故方來者新。不曰天地之日新乎。今進乎昨。後進乎前。不曰聖人

之日新乎。天地也。聖人也。何以能然也。易而已矣。易者何物也。生生不息之理也。是理也。具於天地。散

於萬物。聚於聖人。形於八卦。合而言之。命之曰易。別而言之。自无象而之有象。則謂之乾。法乎乾而效

學之。則謂之坤。合天地之數。五十有五。窮其極。以知方來。則謂之占。通乎易之理。以應乎物之變。則謂

之事。乾也。坤也。占也。事也。此易之陰陽可得而知也。至於陰陽之妙。不可測而知者。其易之神乎。非易

書之神也。易道之神也。非易道之神也。天地之神也。

夫易廣矣大矣。以言乎遠。則不禦。以言乎邇。則靜而正。以言乎天地之間。則備矣。夫乾其靜也專。其動也

直。是以大生焉。夫坤其靜也翕。其動也闢。是以廣生焉。廣大配天地。變通配四時。陰陽之義配日月。易簡

之善配至德。

此章聖人所以贊易之道。其極至於廣大之二言。其原生於乾坤之二卦也。以易道爲近乎。其遠无外。

莫之限而禦也。以易道爲遠乎。其近无內。止於靜而正也。遠則莫之禦。易道廣大之用也。近則正而靜。

易道廣大之體也。靜者正之舍也。正者靜之主也。以止處靜。以靜出動。是惟无動。動罔不正矣。自邇而

遠天地之間。人物之理。天下國家之事。皆備乎此矣。孰能限而禦之。此易之道所以廣大也。大則盛大。而無倫。廣則廣博。而無量。其爲無窮。無極一也。然易道之所以如是之廣大者。其原安出哉。出於乾坤二卦而已。乾何物也。陽之異名也。坤何物也。陰之異名也。一陰一陽之謂道。一乾一坤之謂易。一生兩。兩生四。四生八。八生六十四。非奇則偶。皆乾坤也。一奇一耦。一貴一賤。一分一合。一順一逆。而天地人物。君臣父子。仁義禮樂。由是生焉。故曰。夫乾其靜也專。其動也直。是以大生焉。夫坤其靜也翕。其動也闢。是以廣生焉。此易道之廣大所以生於乾坤也。乾坤之廣大。其原又安出哉。生於靜而正而已。其靜也專。乾靜而正也。其靜也翕。坤靜而正也。惟其靜而正。是以動而罔不正。其動也直。乾動而正也。其動也闢。坤動而正也。然則乾何爲靜專而動直也。專言一直。言達也。曷爲一而達也。不見夫炊乎。水火之氣。一而蒸焉。則氣達而物熟。分則否。乾之爲陽也亦然。故曰。行衢路者不至家。坤曷爲靜翕而動闢也。翕言斂。闢言散也。曷爲斂而散也。不見夫橐籥乎。閉之彌盈。則縱之彌怒。不閉則弛然耳。坤之爲陰也亦然。故曰。冬閉之不固。則春生之不茂。然則乾言大。坤言廣何也。孔子曰。惟天爲大。孟子曰。廣土衆民。乾天道也。故以大言坤地道也。故以廣言。夫惟易道之廣大。生於乾坤。故乾坤之廣大。配乎天地。然則四時之變通。日月之陰陽。天地至德之易簡。皆天地廣大之用者耳。易與之配合。皆乾坤之餘也。故易之道。一言蔽之。曰。靜而正。

子曰。易其至矣乎。夫易。聖人所以崇德而廣業也。知崇禮卑。崇效天。卑法地。天地設位。而易行乎其中矣。

成性存存道義之門。

此章聖人所以贊易書之極其至也。非贊易書之極其至也。前章言廣言大。此章言至。皆无以加之謂也。易之道何道也。天理而已。本然之謂理。當然之謂義。因其本然而行其當然之謂道。天地人物均具此道之謂性。聖人得此道者也。體之以成身之謂德。用之以成事之謂業。盡天地人物之性得天地人物之道。以此成其德業。德安得不崇。業安得不廣乎。何也。聖人之德業。非聖人之德業也。天地之德業也。非天地之德業也。易之道也。天地非具易之道。不得爲天地。聖人非得易之道。不得爲聖人。故道也者。天地聖人席上之珍也。天地聖人不能爲夫珍。而能有夫珍焉耳。雖然。藏珍在室。入室在門。聖人之得此珍也。獨能不由夫門而求之哉。然則孰爲此道之門。一曰知。二曰禮。由知則崇。由禮則卑。崇則效乎天矣。惟天爲崇故也。卑則法乎地矣。惟地爲卑故也。且天固崇矣。知何足以擬其崇。地固卑矣。禮何足以擬其卑。蓋明此道之謂知。履此道之謂禮。知之至者極高明。不曰崇效天乎。履之至者極卑遜。不曰卑法地乎。崇也。卑也。非聖人也。自天地設位。卑高以陳。而易之此道。已行乎兩間矣。聖人之知與禮。因之而已。何也。吾之性與天地之性。均具此道。而固存者也。固存者。性之生。存其固存者。性之成。生者天也。成者人也。惟能盡乎人以成乎天。斯能由知與禮以入乎道義。惟能由知與禮以入乎道義。斯能得乎道義。以成其德業。故知也。禮也。入道義之門。而成性而成德業之物也。觀天地之崇卑。而易之道在天地。觀聖人之德業。而易之道在聖人。易之道在天地。則易之書不可无。易之